

東沙奇幻漂流～等待・期待

文、圖／周盟傑

一年過去了，在東沙島做鳥調的日子也告一段落，所有的一切仍歷歷在目，當初按下鍵盤寄出履歷的那一瞬間，也成了歷史的一個微小的點。……

2015在東沙漂流的這一年，不算漂流，吃好住好，海研中心的住宿及海巡署的食物簡直是五星級的享受，真正漂流的應該是自己的心，傾聽靈魂深處、做一件自己認為很久以後才會做或沒機會做的事，真的很像身處夢境，應該叫「阿傑的夢遊仙境」才對！……

屢屢 驚鴻一瞥 認不出是你
只為 一瞥驚鴻 叫出你的名
於是等待 期待著 再見一面
不捨晝夜 時間仿佛都凝止了
等待不再是等待
往往期待 等不到 你的優雅
黑髮白髮 沙漏何以永不止矣
期待永遠是期待
縱使等待 每每落空 空即色
所有期待 你的顏色 色是空

等待

鳥人們最嘔的就是，還沒認出一隻鳥之前，她就已經飛走了，這驚鴻一瞥只有幾秒鐘的時間反應，尤其是同一科別，外型長相根本就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，像鶯科鳥類，只能從某些細微的特徵，如頭部跟身體背部顏色的對比、腹部、脇部或尾部的顏色、腳的顏色、嘴的長短粗厚等，當然聲音鳴唱也是各有特色，尤其是怎麼找也找不著她的時候，只能靠聲音了。

往往爲了再一瞥那倩影，確認當中的細微特徵，只爲了叫出她的名，鳥人們得等待……

這等待，可能只是幾分鐘，也可能是幾小時，或甚至得等上幾天、幾月、幾年，不捨晝夜地追尋，期待著再見一面的那一刻；這等待是幸福的，就像追女朋友一樣，你會朝思夢想，記住她出現時的每一個細微特徵、每一彎曲線、每一抹笑容、每一絲聲音，你的腎上腺

素隨時處在高昂的濃度，每天活著都覺得好有意義，因爲你知道在未來的某一刻，你的夢，會成真。而通常只要夠勤勞、常往野外跑，就像勤追求異性一樣，總有一天她會是你的；到了那一刻，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，時間也就不那麼重要了。

但現實是殘酷的，有時候，任你再怎麼追求，所謂「命裡無時莫強求」，對方跟你碰不上也只能說此生無緣、來世再度吧！這時你會覺得時間爲什麼過得那麼快，一眨眼就從黑髮等到了白髮蒼蒼，始終見不著她一面，一切似乎都是枉然，期待也只能放到夢裡實現，無盡滄桑感！得把自己的心境調整好，即便等待常常落空，只要保持在一種積極卻不強求的心態，縱使此生無緣，你卻經歷了一輩子幸福的等待感，而她永永遠遠的活在你心中，不會有遺憾！若是心境不恰當，總是一再地追求一次又一次的驚鴻一瞥，期待雖然一次又一次地實現，但每一次的實現之後，又是另一輪的落空開始，沉淪在空境的輪迴！

神之竹雞

「對，就是這一隻，我們常常看到。」
工人甲指著竹雞的繪圖。

「你確定不是這一隻？」我指著鳥類圖鑑上另一隻白腹秧雞給他看。

「拜託，雖然我不懂，但也不會把這一隻（竹雞）認成這一隻（白腹秧雞）。」工人甲指著圖鑑反擊。

「佢們都是坐辦公室吹冷氣，怎麼會看到？」工人乙用台語搭腔。

「(哇勒草泥馬)我每天都六點起床，六點才收工ㄟ，哪來的冷氣吹？」我不服氣地反擊。

「這一條步道上，我們前面這一條路也有，常常看到。」工人丙補充。

故事發生在4月20日，那一天中午跟幾位工人同桌吃飯，聽工人王大哥說生態步道上有竹雞的身影及叫聲，主要在清晨及黃昏時刻，請王大哥帶我去確認位置後，下午五點前往觀察並播放竹雞聲音，未見回應。下島前三天，我幾乎每天照三餐+點心宵夜加強巡邏。4月22日，下島前一天，已經損了兩天沒有任何蹤跡，我單槍匹馬直搗工人們的宿舍，拿著圖鑑及鳥音想再進一步確認他們口中的「竹雞」，才有了以上的對話及我想脫口而出的髒話，居然說我只會坐辦公室吹冷氣，真是亂來；雖然



白腹秧雞 · 李俊輝 攝



竹雞 · 李俊輝 攝

這兩種雞看起來差異很大，但在光線不足加上只能匆匆一瞥的狀況下，對一個門外漢而言，還是有可能誤認；儘管還是懷疑他們辨識鳥類的功力，但就算認錯了也不能怪他們，總是一絲線索，如果可以在小小的東沙島發現竹雞這個新鳥種，也是一件有趣、值得研究的主題。

竹雞在台灣是極為普遍的留鳥，屬於特有亞種，從中低海拔到平地都有分布，即使不容易見到她的身影，但她的聲音應該國小課本裡都有提過，而且聽過一次就難以忘記，「雞狗乖、雞狗乖...」的有趣旋律，響亮悅耳，相信沒看過竹雞也應該聽過竹雞叫。她的飛行能力不佳，每次在林道與她匆匆四目交會，會驚嚇地開始逃竄，雖不至屁滾尿流，總覺得她是會跌個四腳朝天的那種逃離的飛行方式，所以如果說她會遷徙，那真是少之又少的機率，可能是竹雞中的特異人士才辦得到，或者是有心人偷渡進來。

竹雞在台灣是極為普遍的留鳥，屬於特有亞種，從中低海拔到平地都有分布，即使不容易見到她的身影，但她的聲音應該國小課本裡都有提過，而且聽過一次就難以忘記，「雞狗乖、雞狗乖...」的有趣旋律，響亮悅耳，相信沒看過竹雞也應該聽過竹雞叫。她的飛行能力不佳，每次在林道與她匆匆四目交會，會驚嚇地開始逃竄，雖不至屁滾尿流，總覺得她是會跌個四腳朝天的那種逃離的飛行方式，所以如果說她會遷徙，那真是少之又少的機率，可能是竹雞中的特異人士才辦得到，或者是有心人偷渡進來。

「我今年在這邊做鳥類調查」午餐時我回應裝潢工王大哥。

「那我問你吼，這邊為什麼會有竹雞？」王大哥問我。

「竹雞？」聽到竹雞我馬上停止正在咀嚼的一口飯，「這邊沒有竹雞的記錄耶，是不是看錯，有沒有可能是白腹秧雞？」我補充說明。

「是竹雞ㄟ，那你知道她是怎麼到東沙島的？她們應該不會飛」王大哥追問，顯然他對竹雞也有基本認識。

「竹雞也有一對翅膀，雖然不太可能，但也



不能說完全沒有」說實在我也不知道，只能概略地模糊回答；就像島內的白腹秧雞一樣，飛行能力不佳，不也在東沙存在了好一段時間，而且是目前唯一被證實有在東沙島繁殖的鳥類，第一對的白腹秧雞從哪裡來的呢？若說白腹秧雞能過來，竹雞為何不能？

於是展開我追逐工人們口中的竹雞、我心中的「神之竹雞」的旅程。

我一人獨自行走在僅有350米長、1.5米寬的「生態步道」上，仔細聆聽每一聲可能是竹雞發出的聲音、每一道可能是她閃過的身影，停留時間從一開始的只是路過、三分鐘、十分鐘、半小時增加到最長一小時，但不能待太久，這是課外考題，得利用課餘時間去解決。

下島的前一天傍晚，我坐在生態步道上的一棵桑椹樹下，王大哥告訴我的竹雞原始出沒地點，等待著...

「你還好吧？」一位阿兵哥騎腳踏車經過停下，看我坐著、頭趴在膝蓋上沒有動作，好心地關心問候。

「沒事，我在等一隻鳥！」不能怪他有點疑惑地離開，他應該把我當成瘋子吧！

我時而站起來在十公尺內來回走動，想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竹雞，在台灣視如敝屣、一點不想等待，在這邊卻變成寶貝、萬分期待她的出現，真是「物以稀為貴」，可見選對地方的重要性，人不也一樣，怎樣把自己放在對的地方也很重要。

到了晚餐時間，依然無聲無息，直到下島前都一樣，雖然一無所獲，仍期待著兩個禮拜後的登島，繼續等待.....

淡柳鶯

4月19日下午，南風暖暖地吹拂著，我騎著腳踏車前往南岸觀察。

南岸這段路，大約1.5公里，應該不能說這是一段「路」，比較像是越野車比賽用的場地，有沙地、碎石頭地、鐵網地、破爛的水

泥地等各種惡劣環境，像五百公尺障礙一樣，若是能一口氣騎完的準能參加國際競賽。

一開始我不相信腳踏車能騎上南岸路，但為了節省時間不得不嘗試，經過幾次

磨練、險象環生之後，現在可以分成三段完騎，有時兩段，算是業餘級數，只是苦了腳踏車，每天騎上南岸路總是耗損不少，上次就曾在終點前20公尺爆胎，只好求助海管處的大車相救，而變速檔不靈光大概也跟頻繁地上下震動而損壞有關。

南岸終點靠近瀉湖口的據點，有一間廢棄的軍營，門窗都是空的，草地中有一座四角涼亭，門楣上還突兀地貼了一片小小告示牌，寫著「吸菸區」，是在文具店或大賣場可以買到的那種標示。有一回禮拜六下午三點半，在這邊遇見一群阿兵哥們正好出完勤務，打著赤膊在亭子裡休息，看他們不是滑手機電玩就是抽菸，果真告示牌是有效果的，乖乖地在涼亭內



四角涼亭之吸煙區告示牌

吞雲吐霧，還是烈日當空的這時只有涼亭內才有遮陰的地方而不得不為？

下午兩點半，來到南岸終點，火傘依舊高張，鳥兒們都在休息吧，只記錄到三種鳥，在木麻黃下待了一會，逕往廢棄軍營裡躲去，這裡是完全曬不到太陽的地方，也因為木麻黃附近常有鳥兒出現，躲遠一點、讓出空間，如此她們露臉機會才會增加，同時軍營裡面也是一個隱密的良好觀察點。

過了十分鐘，幾聲細小的、單調的金屬高音從木麻黃傳來，「tink—tink—tink」的規律旋律，每隔幾秒或十幾秒一聲，她的身影在木麻黃中層跳動，驚鴻一瞥，大約就五秒鐘時間，體型比麻雀稍小，整體橄欖綠色及一明顯淡色翼帶，若不聽聲音，會立即判斷是目前正開始過境的、普遍可見的「極北柳鶯」；但問題就出在那聲音，翻閱圖鑑描述是比較像「淡腳柳鶯」的聲音，偏偏我已經有好「一陣子」不曾見過普遍出現的「極北柳鶯」了，這一陣子一晃應該是有十年了，早已忘記她的鳴叫，而這一翻閱，更不知她跳到哪裡去了？

圖鑑上說這兩種柳鶯外型上要特別注意頭身顏色的對比及腳的顏色，「極北」的頭身為一致橄欖綠色、腳暗黃褐色，「淡腳」的頭偏灰、身橄欖褐色、腳淺粉色，如果有機會再出現五秒鐘，秒速幾瞥這些特徵，應該就能確定她是誰，於是開始等待.....

「應該不難吧？」我心裡如是想，很快可以確認才是，因為她仍持續規律地發出那金屬高音。

明明很多次她出聲的地方就在你身邊幾公尺的範圍之內，就是不見她的影，不管我的動作再如何地緩慢、連踏在落葉上的聲響都克制到零、呼吸都變得緩而深長、連轉個頭都得花上個十來秒，只怕她被我驚嚇又躲之夭夭，卻還是猶抱琵琶不給見一面，原本以為半小時可



極北柳鶯·楊玉祥 攝



淡腳柳鶯·洪貫捷 攝

還是猶抱琵琶不給見一面，原本以為半小時可以解決的事，一小時過了、兩小時過了，我仍像個木頭人一樣靜靜地聞聲尋影，手上的望遠鏡及相機隨時處在備戰的狀態，雖然手痠腰痠，仍有一股不見不散的不屈不饒燃燒著？

直到肚子發出咕嚕咕嚕聲，才發現晚餐時間到了，聽了兩個多小時的 tink-tink，仍在附近鳴叫著，雖心有不甘，也只得棄守，畢竟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鳥看」，明日再看有無緣份了。

腦子裡印著那聲音散不去，晚上上網找尋「淡腳」的聲音卻因網路速度過慢而作罷。隔日中午打電話回台灣請教鳥類達人黃大哥，隔著電話一播出「淡腳」的鳴叫，我說「就是她了！」

不料黃大哥說「也有可能是另一種『庫頁島柳鶯』！」挖哩勒...